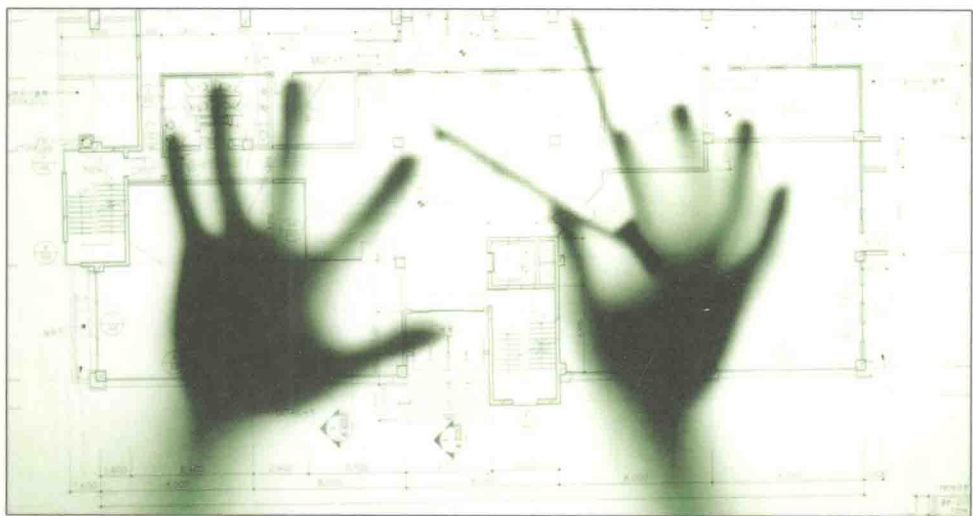


2013年 中国悬疑小说精选

舒飞廉 黄碧影◎选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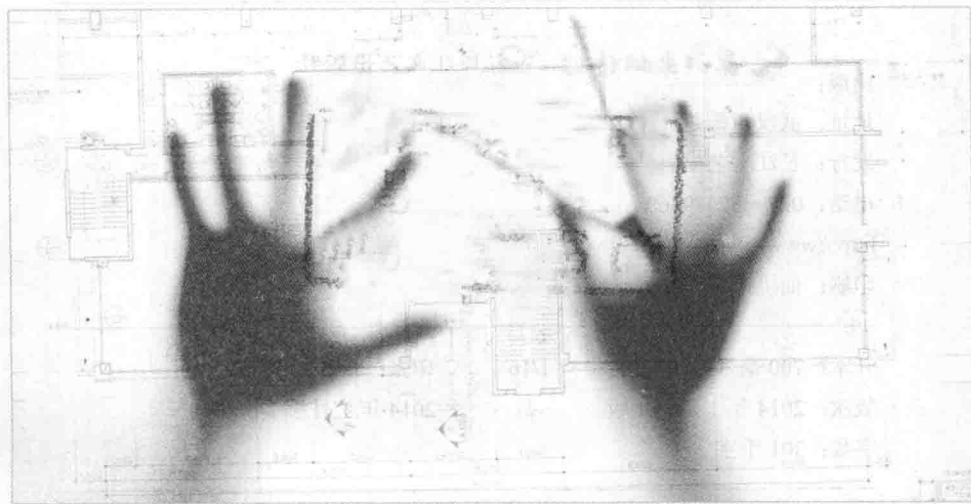
每个年度，文坛上都有数以千万计的
各类体裁的新作涌现，云蒸霞蔚，气
象万千。它们之中不乏熠熠生辉的精
品，然而，时间的波涛不息，倘若不
能及时筛选，这些作品是很容易被新
的创作所覆盖和湮没的。优良的文学
选本对创作的示范、引导、推动作用
是非常重要的，对读者的潜移默化作
用也是十分突出的。我们不会忘记许
多著名选本对文学发展所起到的巨大
作用……



2013年 中国悬疑小说精选

舒飞廉 黄碧影◎选编

每个年度，文坛上都有数以千万计的各类体裁的新作涌现，云蒸霞蔚，气象万千。它们之中不乏熠熠生辉的精品，然而，时间的波涛不息，倘若不能及时筛选，这些作品是很容易被新的创作所遮盖和湮没的。优良的文学选本对创作的示范、引导、推动作用是非常重要的，对读者的潜移默化作用也是十分突出的。我们不会忘记许多著名选本对文学发展所起到的巨大作用……

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13 年中国悬疑小说精选 / 舒飞廉 黄碧影 选编

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4.1

(2013 年选系列丛书)

ISBN 978-7-5354-7104-8

I. 2... II. ①舒...②黄... III. 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74167 号

责任编辑: 谈 骁

责任校对: 陈 琪

封面设计: 立志设计

责任印制: 左 怡 包秀洋

出版:

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
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 027—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 仙桃市新华印务责任有限公司

开本: 70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
印张: 19.5 插页: 2 页

版次: 2014 年 1 月第 1 版

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301 千字

定价: 29.00 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目 录 / MULU

往生刑	香 无	001
绑 架	亮 亮	031
密 码	周浩晖	059
命悬一线	庄 秦	080
十宗罪·拼尸之案	蚰 蛛	093
尸骨奇踪	七 弦	117
嫌疑犯	尸 姐	148
尸骨无存	叶 莫	172
地狱制造	漆雕醒	212
脑 控	毒 蜂	233
变 相	时 晨	264
香窥·天堂与地狱杀人事件	罪 化	285
跋·我们4.0版的城市	舒飞廉	305

往生刑

香 无

每一个死者都会经历一次往生刑。每个人的刑责都不一样，目的是为了斩断你对尘世的依恋。他从来不信这种说法，直到那一天。

第一天

有人在哭。那声音细细的，压抑着，像是要从身体里生硬地挤出水分一样。

他醒过来后第一眼看见的是头顶的吊灯，明晃晃地发着光，灯丝被电流灼烧着，滋滋地低声作响。他捂住耳朵好一会儿，终于确定那种声音并非来自他的身体。

他盯着那个底部已经有些发黑的灯泡看了很久，他奇怪地发现他竟能这么久盯着强光不眨眼睛，也不流眼泪。

他的大脑仿佛停顿了一个世纪，接着才又恢复了运转。他努力回忆着刚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可除了轰隆的声响，什么也不记得。

他慢慢地转过头去，环顾这个虽不奢华却很温暖的房间。墙上残留着海报撕掉后的痕迹，床头柜上放着一个水杯，里面的水只剩下三分之一。

他的目光下移，缓缓地落在那个背对着他的女孩身上。

女孩的头发很长，齐腰。虽然穿着宽松的居家服，可依旧能看出她的纤细。他轻轻张了张嘴。

“你为什么哭？”

他的声音哑得刺耳，女孩没有回过头来。她的肩膀耸动着，细细地仿佛在颤抖一样。他口干舌燥，撑着身子起了床。

那床铺柔软，被子上还带着清新的味道。

他走到女孩身后，用那种难听的嗓音又问了一次：

“你为什么哭？”

女孩还是没有回答他。他的声音静极了，就像投入了一个无底的黑洞



2013年

中国悬疑小说精选

里，甚至没有任何回响。

他皱起眉，女孩趴在桌上继续哭着。她的面前放着一个粉色的笔记本电脑，上面莹莹亮着光。他凑过去看，页面上是一张放大的新闻：

华东医学院骨科主任罗平跳楼身亡。据警方初步估计，死者系自杀。

他微微张开了嘴。他直觉有些不安，眯着眼睛凑近去看那条新闻。女孩也在看，他的脸几乎挨在了女孩的脸上。

可女孩没有回头，双眼紧紧地瞅着屏幕。

随着那页面的下拉，他的心跳逐渐加快，双耳轰鸣，血液流动的声音在血管中呼啸而过。

他死了。

新闻用一种冰冷的文字报道了他的死讯，里面说他在死前不久经历了一场医疗事故，病人在事故中出现意外死亡。而他留下遗书，因为受不了良心谴责，所以才从医院的高楼上跳了下去。在新闻的最下面，他看见了那个跳楼者的照片。风华正茂，双眉修长，嘴角含笑。

他惊愕地盯着那照片看了半晌，一时无法言语。忽然之间仿佛有什么东西在体内破碎了一地，他甚至能感觉到那种残渣卡在心脏里的细细的疼痛。

他退后了一步，女孩还在哭泣着，忘记去擦眼泪。他不由自主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脸，摸了摸自己冰冷的下颌。

他直起腰，转过头，看着一边立地的镜子。

镜子里面空无一物。

他死了，跳楼而亡。他的灵魂没有像书里面写的那样上天堂或者下地狱，而是莫名其妙地停留在这个陌生女孩的身边。

他张张嘴，感觉到风从胸腔里鱼贯而出时的凉意。

他为什么会跳楼？

她是谁？

为什么他会在这里？

还有……他倏地回过头来，盯着那个女孩。为什么这个陌生的女孩会为了他哭泣无法自己呢？

罗平唯一知道的是，现在自己是个鬼魂了。

他在意识到这件事情的同时只挣扎了些许时间，便很快坦然地接受了这一切。他只是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像地缚灵一样纠缠在这个女孩的家里。他记得小时候爷爷没走时经常给他说起关于死后的事情。

比如人在死后不会立刻升天，而会在阳间停留七天。到了第七天晚上，就是人的回魂夜。爷爷一边烧着纸钱一边就着那闪烁不定的火星瞅住他的双眸说，当年你奶奶死了，我就是在回魂夜又见了她一面。

爷爷说那话的时候很认真，嘴角还带着一丝顽皮的笑。家长们都说他这个正经，居然拿这种话来吓唬孩子。可罗平当时听得真真的，一直信着这话，直到他从医学院毕业，进入那家全省闻名的大医院。

从那时候开始，他才逐渐正视生死这个问题。他慢慢知道，所有的人无论好坏，只不过是有一堆白骨和血肉堆积而成的。逾年往日，骨肉损毁，总有一天会消磨殆尽。

每个人都会死，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

可罗平从没想过，自己竟会是跳楼死的。他自觉虽然对这人生没什么热爱，却也不至于这样厌恶。

但悲剧的是，无论他怎么回想，记忆总会在那声轰鸣中戛然而止，而再往前走，他也只记得自己正在抽烟，就和往常一样。他甚至想不起自己是从什么地方跳下来的，当时的感觉如何，是痛了很久还是一秒钟就过去了。

现在他坐在这个陌生的房间里，在这个女孩的旁边陷入沉思。

他已经跟在女孩身边一天一夜了。窗外逐渐升起了阳光。他坐在她的床边一直静静地看着她，看着她如何哭泣再如何陷入沉睡。

他思考了很久还是不知道这个女孩是谁，而他从来不知道，原来一个人的身体里竟能储存这么多的水分。女孩这一天来什么都没做，只是呆呆地看着他死的那条新闻流泪，甚至连睡着的时候，眼角还时不时掉下一两滴泪来。

他好心地伸手想要帮女孩把眼泪擦掉，可他的手指直直地穿过了女孩的身体，隐没在她的发间。女孩像着凉了似的缩缩脖子，吸了下红通通的鼻子。

他看得有些想笑，忽然又觉得一阵辛酸。

啊，自己居然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。可万幸的是，他死之后还有人为他这样呕心沥血般哭了一场。这是不是说明他活着的时候也没那么糟糕。

罗平起身，轻飘飘地来到女孩的书架边。那上面的书排列整齐有序，和



2013年

中国悬疑小说精选

房间的归置一样。他看见最顶上放着一个一个小本，上着锁，还积了灰。似乎是个日记本。

他想拿下来看看，伸手过去，手直直地穿过了本子，隐隐约约地和那封皮黏在一起。他有些挫败地叹了口气。

可就在这个时候，他发现身边墙上挂着的那副月历动了动。他不确定地回头看了眼那窗户，没开。

他赶紧飘回来，对着月历又吹了口气。月历“哗啦啦”地翻了下。

他一下激动了。

本来以为自己和人间的一切都不再有联系，可没想到他呼出的气息竟还能传到阳间。平时这种小事根本不会引起他的任何注意，可当失去一切之后，他才发现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东西。

他回头看了看女孩，鼓足了气，对着书架上堆着的报纸吹起来。

哗啦啦几声之后，报纸掉在了地上。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，带着几本没塞严实的小本子一起落下来。

“啪嗒”。

安静的房间里响起书本落地的声音。女孩哆嗦了下，睫毛微微一眨，醒了过来。她的双眼红肿着，她揉了揉额角，盯着掉在地上的那几个本子，缓缓地走过去，弯腰捡起来。

罗平赶紧来到她身边，她抬起头看了看方才放这些东西的地方，目光落在那个日记本上。她顿了良久，踮起脚，试了好几次，终于将那本日记给取了下来。

日记是硬皮的封壳，上着锁。她摸出放在柜子顶层的钥匙，开了那本子，坐回床边。罗平兴奋起来，跟着她飘回床上，凑过去看。她的发香随着鼻息钻进他的身体，她轻轻撩开耳边散落下来的碎发，随意翻开一页。

里面夹着一张照片，看样子是一个班级的毕业照。

罗平探头去看，一眼就发现了年轻时的自己。穿着高中生的校服，站在照片最后一排的右角上。女孩出神地抚摸着那照片，不给罗平反应时间，忽然又一滴眼泪掉下来，砸在老旧的照片上面。

她赶紧伸手擦掉了泪痕，接着猛地一下合上了本子，站起身。

刚才的时间很短，可罗平已经想起她来了。在想起她的那瞬间，罗平的心底里冒出一股很淡的惆怅。

原来是她。可即使想起了她是谁，罗平还是悲哀地发现，自己已经想不起她究竟叫什么名字。

第二天

在太阳挣扎着跳出地平线之后，女孩仿佛下了一个很大的决心。她拿起电话，纤细的手指不安地绞住电话绳。

罗平凑过去听，那头响了两声后，传来院长的声音。

“喂？”

“喂，您好，我是——”女孩顿了顿，脸忽然憋得有些发红，“我是罗平的未婚妻，想要拿走他的东西，不知道方不方便？”

罗平愣住，呆呆地看着她的侧脸。那头的院长顿了会儿，也没过多发问，隔了少许时间，轻轻嗯了声。女孩大大地缓出一口气，说了声谢谢放下电话。她的额上沁出汗水，耳廓也有些发红的迹象。

罗平确定她在撒谎。可是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她要冒充自己的未婚妻，还要去拿自己的东西呢？

罗平小的时候喜欢过一个女孩。女孩留着不长的头发，刚刚齐肩。他坐在她后面两排，总要越过同学的背影才能看见她的头发。

罗平记得那时候他们都是高中生，只同班了一年半，后来女孩就转去了文科班。

他经常故意经过文科班的教室，运气好的话，可以看见女孩趴在临窗的座位上小憩的模样。他记得那时候女孩的头发也是这样的，软软地搭在脸边。他数次鬼使神差想要伸手去撩开，却都在最后一刻戛然而止。

他们没怎么说过话。罗平记得女孩家和他住一个方向，在回家的路上会经过一条狭长的小巷。补课后的夜晚，小巷里没什么灯，看起来有些惨人。

罗平其实不用走那条小巷的，可在某天他发现女孩回家的方向后，开始坚持跟在女孩身后。

他们一前一后，不远不近地走。女孩从不回头看他，他也不上前叫她的名字。他陪着她穿过那条小巷，目送她的背影消失在小巷尽头的居民楼上，才又心满意足地掉头往家里跑。

就因为这样，他总是很晚回去，为此还被父亲罚过好几次。

罗平记得自己一直这样送了女孩三年。

在最后毕业时，他鼓起勇气，装作毫不在乎的样子把同学录发到女孩手里。女孩很快将那页纸回给他，上面写着谢谢你，旁边还画着一个大大的



笑脸。

他不知道女孩在谢他什么，可他将那页纸翻来覆去看了好几次，认真地读了许久，才慢慢收在了同学录的最后。

再然后，他们天各一方，便逐渐失了音信。他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死后会来到女孩的身边，也不知道为什么女孩在看见他的死讯后会哭成这样。

他曾经也后悔过自己为什么当初没有把话说出来，可那种后悔也只像投入池中的小石子，在荡出几圈波纹后就没了踪迹。

罗平看着女孩简单收拾了下，洗了下脸，上了点粉，遮住有些肿起的双眼。接着她将那张照片抽出来认真地看了看，取过放在桌上的那个相框，将照片夹了进去，又重新放回桌上，退后两步看了看，深深吸了口气，抓起钥匙转身出了门。

罗平跟在她身边，陪着她一路辗转，上了火车，转了两趟汽车，到了自己所在的城市。

已经时至黄昏。女孩打了车报出华东医院的地址，司机从后视镜里看着她，没话找话。

“听说那医院死人了，还是个很厉害的什么专家，跳楼死的。”

罗平看见女孩的手明显紧了紧，生硬地从嘴角挤出个笑容：“嗯，好像是。”

“唉，这年头人都在想什么，好好的不活着，干吗非要寻死呢？”司机停了停，从后视镜里看着女孩，“但我听人家说，这个医生好像是手术失败，让病人意外死亡了。结果自己受不了良心谴责，才寻了短见。”

女孩一顿，垂下脸，伸手撩了下头发，讷讷地开口：“即使受了良心谴责也不一定要去自寻短见，总得知道为什么。”

司机没听清，啊了声，还在继续八卦的话题：“嘿，我听说啊，那小子身上冰凉冰凉的，说是一点活人气都没有。”

“人死了，哪能有活人的气息。”

“不是不是。按理说人才跳下来，也该是热的，哪会冰成那样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女孩已经开始有些不耐烦了。

司机却浑然不觉，压低了声音，有些兴奋地开口：“当然了，发现他的那家伙正好和我认识。他说当时还大着胆子去摸了下，没想到能凉成这样。所以我说，弄不好还真是做了亏心事，所以老天——”

“够了！”女孩打断他，顿了顿，在看见后视镜里司机那惊愕的神色后，

再抬头时那种凄然的表情已经换成了笑容，她摇了摇头，转过脸看着窗外。

“够了，我没兴趣。”

司机终于识相地闭了嘴。

女孩转头看着窗外，忽然又讷讷地开了口：“他不会自杀。”

司机啊了声，说没听清楚。女孩没再搭理他，用一种更专心的姿态看着窗户。然而那句话罗平却听到了，也听懂了。

他有些悚然地盯着女孩，看着她放在膝上发白的指节。罗平忽然弄懂了她来这里的意义。

她不相信自己是自杀的，她伪装成自己的未婚妻，是为了求一个真相。

时至今日，罗平脑子里的那根弦才忽然一下绷紧了。他一直没也没过多在意自己为什么会去自寻短见。总觉得既然已经死了，追问什么也没了意义。

可这个女孩不一样。她追了那么远的路到这个城市，只是为了追一个原因。帮他追一个原因。

罗平的心口忽然有些发酸，他紧紧地盯着女孩，看着她沉下来的面容和掩盖在脂粉下的泪痕。

为什么呢？他轻轻地在女孩耳边问，你这么做是为什么呢？

计程车在医院大门口停下。女孩下了车，教养良好地跟司机说了声再见。

罗平飘在她身边，鼻息中不断窜入她身上那股好闻的香水味。院长等在前方的大门口。他也只是年过五旬，却有些虚胖。双腿浮肿，撑着裤子，模样有些衰败。他看见女孩过去，脸上露出一丝难过的神色，伸出手来。

“你就是罗平的——”

“未婚妻，”女孩替他开口，“我们一直在两个城市工作，所以大概您没见过我。”

院长上下打量她一下，却也没多问，点点头，侧身让他们过去，从口袋里摸出手巾擦了擦汗，带他们到了罗平的办公室。

女孩的目光停留在罗平那件西装上，她走近前，将西装拿下来。

“罗平这孩子——可惜了。”

女孩的身形明显顿了顿，接着抬起头，嘴角的笑容僵硬又勉强。

“他平时性格挺好，休息的时候就会去天台抽烟。和同事们也没什么交往，怎么说走，就这么突然走了……”



“我能去看看他吗？”

院长一顿，脚步忽然收在了罗平的办公室门口。他转过头，深深地吸了口气，看着女孩。

“大概——不是很方便。”

罗平愣了愣，看着院长认真的神色。女孩有些着急了，赶紧上前两步抓住院长的袖子。

“为什么不方便？我是他未婚妻，我想最后和他送个别，我——”

“罗平是跳楼的，”院长稍事停滞，“样子恐怕……”

女孩也是一愣，忽然像明白了院长话里的意思。她的脸色倏然煞白，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两步。罗平紧紧咬住牙，心中对自己的面目忽然生出恐惧。

过了良久，女孩平静下来，惨着一张脸盯着院长。

“我想看看他，”她停了停，强调着，“我是他未婚妻，不管他变成什么样子我想看看他最后一眼。”

三人——确切地说是两个人，院长带着女孩到了太平间。罗平在门口驻足片刻，抬头看着这个森冷的地方。

院长停在了门口，侧身让女孩进去。罗平悲伤地跟在她身后，回头瞥了院长一眼。他神色安静又郑重，和自己无数次所见没什么分别。

等他再回过头时，女孩已经伫立在了某个隔箱前面。罗平忽然觉得自己心跳有些失速。他伸手摁在心脏的位置上，等了许久，这才意识到自己早已没有心跳了。虽然早就接受自己已经死了的这个觉悟，可非要等到人家说你死了，他才反应过来自己原来已经死透了，连皮肉和骨血都全部烂掉了。

他来到女孩身边。女孩安静地盯着里面躺着的那具尸体。

在看着她悲伤侧脸的那一瞬，罗平猛地平静下来。女孩伸出手指，从尸体的脸上拂过。她没有碰到皮肤，可罗平的脸侧还是突然感到一阵酥麻。

他们停滞良久，女孩的表情似乎就要哭出来那样。可她什么都没有做，只是深深地叹了口气，用一种轻柔的声音开口。

“罗平，我来看你了。”

当罗平听见自己的名字从女孩唇中吐出的那一刻，他忽然觉得悲痛。而这种悲痛并非因为自己的死因，他只是强烈地后悔着自己为什么没有把该说的话说出来。

他伸手擦过女孩的脸，女孩浑然不觉。他的手下垂，将女孩的手纳入

其中。

他自己都能感觉到那股疹人的凉意，可女孩连动也不动一下，仿佛那种寒意与她无关。她专注地看着罗平的脸，接着低下头。

罗平看见她的唇离自己的耳朵只有咫尺，他不由得跟着俯下身去。

女孩在他耳边一字一顿地开口。

“罗平，我会帮你找到杀你的凶手。”

罗平愣住了。女孩将额抵在他的尸体上，紧闭着双眸，就像要用自己的体温去温暖他一样。

过了许久，女孩又重复了一次。

“罗平，你听见了吗，我一定会帮你找到凶手。”

罗平颤起来，他不明白这个女孩究竟在做什么，可他早已空洞的胸腔中却仿佛灼起了火焰，他更加用力地握住了女孩羸弱的手心，抬起头静静地看着躺在那里的自己。

女孩抱着罗平的遗物回了公寓。老院长似乎触景伤情，并没有将她送到门口。罗平坐在女孩旁边，看着她高高束起头发，咬着笔杆的样子，恍觉回到某个盛夏的学校。

可能是因为已经死了的关系，那些陈年旧事总会时不时跳进脑子里。

他转过头去，窗户开着条缝，不断灌进风来。女孩却浑然不觉。桌上的水凉了，她的手边放着那本黑色的日记本，打开了一页，上面的内容罗平熟记得几乎能背下来。

女孩抬起头揉揉脖子，她手指上戴着的戒指闪过一丝亮光。她已经订婚了。未婚夫是个温柔的男人，女孩在电话里给他说了罗平的事情，末了尾音一颤，说我不能不管这事，否则我一辈子也不安生。

那人竟没有责怪，反倒像安慰她似的笑起来：“你去做你想做的事情，累了就回家，注意安全。”

女孩瞬间红了眼。罗平倒没见过那个人，只是跟着女孩听过他的声音。他不知道女孩到底不安生什么。如果已经放下了过去的事情，为什么现在还要这样锲而不舍地追寻真相。毕竟就连他自己对真相也没什么可执着的地方，人已经死了，怎么死的已经成了最不重要的东西。

女孩起身，拉过放在一边的白板，将箱子里的照片都贴上去，接着在上面一个个打着问号。罗平探头去看，那上面的脸他很熟悉，是他的一个病人，叫做邹乐。那孩子只有十六岁，身上带着严重的血液遗传病，家里双亲



不在，靠着社会的捐助吊着一天算一天。

罗平不由自主地回忆着那孩子的模样，他总是在笑，即使刚洗完了骨髓出来，身上还带着那种连成年人都无法承受的痛苦时，依旧在笑着，还对他说罗医生，你看外面又开了两朵花。

罗平知道邹乐活不了多久了，他的病是先天的，病入膏肓，所以一直靠着窗外的花过着日子。

女孩静静地打量着那些照片，歪着头仔细地思考着。末了，她又回过头，抽出另一张白纸贴在刚才那张下面，接着重新往上面贴了照片。罗平仔细去看，看着看着，他忽然生出一股奇怪的感觉。

他认识照片上的女孩，他恍惚记得那个女孩叫做邹然，是邹乐的姐姐。每天打扮得浓妆艳抹来医院给邹乐送饭，身上还带着挥之不去的劣质香水以及香烟味道。刚认识时，他曾经无数次皱着眉训斥邹然，让她至少换身衣裳再来给弟弟送饭。邹然每次唯唯诺诺，可到头来还是我行我素。

罗平安然地看着照片上的邹然，那姑娘也不过十八九岁，拥有一双很大的眼睛，却已经没了同龄人该有的神采。无论是从哪个角度拍的照片，看上去时总让人心生某种灰败的气息。

邹乐入院几个月后，罗平慢慢知道了他们的情况。邹然邹乐两兄妹活得不容易。家里没什么人，当姐姐的一肩挑下弟弟的重病，年纪轻轻就流落花街，把自己鲜活的表情一层层掩埋在厚重又苍白的粉底下面。

罗平看着她可怜，曾经偷偷给她塞过一次钱。他当时没什么想法，只是单纯地助人为乐。可邹然却像受了多大的侮辱那样，瞅着双眼瞪着他，直到他讪讪地又将钱收回去。也是那时候开始，他有意无意总是留心着邹乐的病情。

这个世界本没什么温暖，生老病死也是早已命定好的，可每当他看见邹然穿着不合时宜的短裙，踩着高跟鞋匆匆跑来给邹乐送饭喂水，听着他强颜欢笑，指着墙外的爬山虎喃喃自语时，总会觉得无力。

他是医生，可就算妙手回春能给邹乐一个健康的身体，心呢？他要怎么去救邹然那颗已经死掉的心？

尽管当时自己究竟想了什么已经记不大真切，可罗平在看到照片的那一瞬间还是能感觉到，自己当初一定想过要怎么去帮这对姐弟。

他一定是非常用心地想过的。

女孩对他这番思量浑然不觉。她在白板前来回踱步，时不时低声跟自己

说些什么，又赶紧上前写一两个字。这样一夜过去，等天亮时，两张纸上写满了复杂的人物关系以及和罗平的恩怨。罗平头皮发麻地盯着那纸，他忽然觉得人是一种很可怕的物种，无论你有心还是无意，总会在这样那样的地方与别的人产生密不可分的关系。就像那种寄生的藤蔓，悄然生根悄然长，等你发现时，身后已赫然变成一座密林。

女孩的身影沐浴在初日中。她取出第三张纸，往上面写着罗平的同事。

罗平悲哀地想，原来自己这些年的日子全部耗在了医院里，身边甚至连一个朋友也没有了。

如果不是这个女孩，或许他的尸体就会这么冷冰冰地躺在太平间，等到火化完毕，就再无声息。连他存在过的残影也会消失得一干二净。

当年他父母离世时，一定没想过儿子如今会变成这副模样。

女孩深深地吸了口气，退后一步。她面前的三张白纸被风吹得哗哗作响。她垂下眼，取出电话，摁下院长的号码。

罗平贴近她，再次嗅到她身上那股好闻的味道。

“喂，是院长先生吗？”女孩将电话换了只手拿着，犹豫了一下，安安静静地开口，“我想来见见您，问清楚罗平出事前，那件医疗事故究竟是怎么回事。”

罗平的指尖痛了下。他盯着女孩挂上电话，大口喘息，接着抬起头，用红笔在邹然的头上打了个很大的括号。

他忽然有些不敢面对接下来的事情了。

他是医生，可有人在他手里因为他的疏忽死了。他很想和女孩沟通，很想叫住她，告诉她自己是不是被杀的没什么关系，因为无论如何，他确实杀人了。

他在那次医疗事故中，杀了邹然。

第三天

院长和之前一样，等在门口迎接女孩。罗平已经习惯在心里把她称为女孩了。他觉得自己这种称呼带着点执意，就像拼命想把时间拉回他们当初还在学校的那个年纪一样。

女孩进了院长的办公室，并没有坐下。她从包里摸出罗平的诊断记录放在桌上：“院长，罗平他当时的事故对象是不是这个叫邹然的女孩？”

院长推了推眼镜，眼神微微闪了下，又避开了女孩：“对，是她。”



“她弟弟也在这个医院里？”

“对，骨髓遗传病，活不了多久了。”

女孩顿了下，咬咬牙：“那场事故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罗平觉得一阵战栗袭上自己的脊梁。他发现自己失去了这段记忆，只在女孩开口的瞬间恍恍惚惚地看见当时的自己。

站在手术台上，慌张，无措，看着女孩的血液出现变化，本该是简单的输血缝合手术一瞬间变得无比艰难。他还记得周围有人拉着他的袖子，疯狂地张着嘴说什么，可罗平在本能中似乎忘记了他们讲的内容。

他只是呆呆地站在那里，看着女孩的心跳忽然加速再急剧下降。她的血压出现极大的变化，他呼吸困难，举着双手，手套上粘糊糊的还沾着鲜血。

再然后，他被人拉出了手术室，灯灭了，有人冰冷地宣布手术失败，女孩死了。

他回过头，看见邹乐苍白的脸，躺着在病床上，微微张着嘴看着他。

那孩子无法相信他不能救他姐姐。他也不相信自己不能救那个女孩。

那一瞬间，他觉得上帝都背弃他了。可他明明检查了那么多次，为什么会出问题？他不明白，也没时间去明白。

他困难地，踉跄地走到邹乐跟前。邹乐抬起头看着他，一言不发，可那眼神中蕴藏的东西叫他有些无法承受。他觉得自己的记忆似乎出现了一点问题，他把很多之后才发生的事情全部融合进了那个瞬间。

那个他定定地看进邹乐的眼睛，用平静的声音说“我很抱歉”的瞬间。

邹乐张了张嘴，不知道说了什么。

可他知道，从此之后邹乐窗外的那朵花，凋了。

罗平转过头，盯着女孩起伏不定的呼吸。他忽然不想在这里待下去了，可他走不了。他的灵魂莫名其妙地被束缚在了女孩的身边，他只能被迫听下去。

“溶血症，来得快去得也快，根本没得救，”院长耸耸肩，“可能你不知道，但我们做医生的最了解。直系亲属之间是不能互相献血的，最容易发生溶血症。那天邹然被推进手术室，罗平用的是邹乐的血。邹乐本身就有遗传疾病，他们姐弟俩之间的融性本身也比正常人高，所以才发生了后面的事情。”

女孩咬紧牙，好半晌，讷讷地开口：“为什么在做手术之前没有检查好？这不是最常规的东西吗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？”

院长认真地瞅着女孩看了一会儿，叹了口气开口：“那天晚上，邹然工作的地方发生了爆炸，很多人被送过来，医院血库告急。邹乐也许就是那个时候献的血，罗平也许忙晕了头，没有注意，总之——事情就这么发生了。”他苦笑一下，又推了推眼镜，来回走了两步，抬眼看着依旧愣在原处的女孩，似乎寻思了什么，忽然换了种低沉的语气继续开口，“但——也许他并不是你想象中那种人。”

罗平有些惊讶，他将目光回转，看着院长。女孩顿了顿，紧跟一步：“您的意思是？”

“我觉得，罗平手术失败并不是那么单纯的事情。”

罗平又是一怔，女孩似乎也有些怔住。她的嘴唇轻轻动了动，眸子又黯了些。院长等了等，转过头走到自己的桌子前，开了抽屉，从里面抽出一张明信片递给女孩：“这是从罗平的口袋里找出来的，你看看，这是邹然工作地方的名片。”

罗平探头去看，上面印着一个妖艳的名字。他还记得那个地方，邹然给他说过一次。她在那里上班，还有许多和她一样的女孩。一样的年纪，一样的相貌，一样的青春无敌，一样被生活压迫得喘不过气来。

可院长说这张名片是从他包里找出来的，那代表了什么意思？

罗平觉得自己的呼吸滞了下，尽管他根本没有呼吸，院长的声音远远的还在继续。

“我在那个地方见过罗平一次，他当时和邹然在大门口拉拉扯扯地说不清楚。院里面的人都知道他们关系不一般，可因为我说过不准别人给罗平穿小鞋，才慢慢压了下去。但是你知道——”院长停了会儿，“不管是病人家属还是病人本身和医生牵扯不清都是麻烦的事情。我给罗平说过一次，他说知道了。可过了没几天，那个邹然被送进医院的急诊，罗平给她做的手术，事情就这么发生了。”

罗平几乎站不住脚。他觉得自己的身前裂开了一个大洞，从里面呼呼地往外灌着风。他难以置信地看着院长，又看着脸色瞬间苍白的孩子。

他无从辩驳，也没有记忆。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这样的，和邹然牵扯不清，然后幡然醒悟，偷偷在手术台上结束了她的生命。

他什么都想不起来。也许他真的像院长暗示的那样当了凶手，那么之后的畏罪或者良心谴责的自杀都有理可循。

可他不希望这是真的，他也不希望女孩相信这个故事。

几天前女孩才对着他的遗像哭得声嘶力竭，他不希望这一切都轻而易举